

/夕花朝拾/

## 我的爸妈是老师

□圆圆

我从小愿望是当一名老师。但对自己爸妈是老师这件事，我无比痛恨。

我家算得上教师之家，我爷爷、我姥姥都是老师。我们一家四口，除了我，我爸、我妈、我妹都是老师。

读小学时，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当老师。我是左邻右舍一群孩子中年龄最大的，常领着包括我妹在内的一帮低年级的小家伙，正儿八经地给他们上课。邻居的叔叔阿姨找不到孩子，一打听跟着赵家的老大玩呢，都特放心。

我这个让别人特放心的孩子，却让爸妈特焦心。

说起来有点丢人，爸妈都是数学老师，我从小学到高中，文科一直算得上优秀，偏偏数学，它见我横，我见它怵。整个小学时代，计算题还好，一碰到应用题我的脑子就成了一盆糨糊，根本搅不出个头绪。不知道是谁说的，语文成绩好，理解能力强，做应用题手到擒来。我语文经常考全班第一，作文总是被老师当范文读，可是一点儿都不妨碍每学期期末考试，我对着最后一道应用题抹泪。

读高中后，有了立体几何课，每天的作业都让我心力交瘁。想象力贫乏的我，脑海里咋也构建不出立体的概念。有一次作业发下来，我的本子上赫然批着两个大字：图丑！充满了痛心疾首的味道。

数学差，得补啊，不然身为数学老师的爸妈脸往哪儿搁？在那个不知课外辅导为何物的年月，放学回家，一待我做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，我妈就拿出一本厚厚的习题集丢给我。每天放学，我都盼着老师多留点作业，倒不是我热爱学习，而是好让自己没时间再做习题集。老师留的作业再多，也不过是抄抄写写，比做我妈的习题集轻松多了。我想，我大概是全班唯一一个盼着老师多留作业的学生，老师要是知道了，得多欣慰。

那个时候，最盼望的就是

晚上有人来串门。客人一来，爸妈得招待，得陪着聊天，自然分不出精力来管我，我领着妹妹，在外面和小伙伴疯得天昏地暗，直到客人告辞，爸妈喊我们回去睡觉。我妈多次表达不满：只要家里一来人，你就放羊了。那可咋地，我巴不得家里天天来人呢！

最苦的是放假，尤其是寒暑假。别的孩子放假，爸妈白天都上班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可我的爸妈是老师，我放假，他们也放假……每天早晨一起床，我都细心地观察爸妈，看他们有没有出门办事的苗头。

初一暑假的一天，姑父送来两张电影票，爸妈说上午好好学习，下午可以去看。我和妹妹满心欢喜，却因为谁占的书桌面积大起了争执，“战火”逐渐升级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愤怒的小火苗熊熊燃烧，我扯了她的练习册，她撕了我的卷子。老爸闻声过来，见此情景大为光火，以毒攻毒，不由分说撕碎了两张电影票。我和妹妹一下子都蔫了，我为此心疼了好久。

当老师的孩子也不是全无好处。每次我遇到不会做的数学题，我爸三言两语就给我讲明白了。新学期开学，同桌拿着我的暑假作业猛抄，她的数学成绩比我好多了，可还是空了好几道题没做。她一边抄一边感叹：“你是咋想出来的呀？”小小的虚荣心让我没有澄清，第一次觉得当老师的孩子也还行。

考大学时，我没有遵从自己从小愿望报考师范院校，而是读了新闻系。电视剧中挎着相机、风风火火的记者形象，盖过了老师的魅力。许是高三迎考没日没夜的题海战术有了效果，许是爸妈的数学基因终于在我身上起了反应，高考数学120分的卷子，我居然考了106分。这是我整个高中时代数学成绩的巅峰。

还记得老爸听说我数学分数的表情，讶异、安慰、释然……还好，最后总算是给当数学老师的爸妈扳回一局。

/生活手记/

## 蔬菜的恋爱时节

□徐斌

如果说春天属于草木之花，那么夏天属于蔬菜之花。

蔬菜开花，并不是单纯地打开花瓣。它们是用动人的表情和芳香的语言告诉人们：它们已进入青年时期，它们要恋爱了。

我每周一至周四，到马鞍山师专滨江校区和县老年大学上课，上下班正巧都从菜地路过。我会停下车来，深情地凝望菜地，真是“读你千遍也不厌倦”。菜地就是一本精美的书，每天都会翻开新的一页，每天都会给我以发现的惊喜。我还经常下车浇水，追肥，送尿桶，捉害虫，可谓用情至深。我的脑子里时常蹦出两句诗：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

菜地的风是绿的，空气是香的，水沟之上响起旋律，柳树桑树翩翩起舞。蔬菜像一群孩子，不经意间长成健壮的青年，次第开花。

先是瓠子花，如雪如絮，长长的茎，硕大的花，像喇叭。

接着番茄开花，金黄色的，一簇一簇，细碎精致，像闪光的金子。

茄子的花朵也是碎花，是高贵的紫色，结的茄子也是紫的。如果开的是白花，就结白茄子；如果开的是绿花，就结绿茄子。

辣椒不仅开花，还结出了辣椒。不过，它为什么开白花结青辣椒呢？

没想到马铃薯也会开花。其形其色，像铁线莲。一起种菜的朋友告诉我，这花要掐掉，因为马铃薯苗有点偏心，它会把大部分营养分给花朵，只把小部分分给块根。

我问：“为什么不摘掉瓠子的雄花？它也不结瓠子。”

他告诉我：“瓠子是雌雄同株，就像夫妻，雄花虽不结瓠子，但少了它不行。”

他还告诉我，瓜类不能栽在一起，否则都不结果。

我看见花盖虫在毛豆粗糙的叶子上爬，便伸出拇指和食指，从叶子两面包抄过去，把它捏死。无意中发现叶子底下开出了细碎的白花，像几粒米，它们是那样的羞涩，或是怕小鸡啄食？

南瓜、草莓都开花了，桑葚黑了一沟，青蛙呱呱地叫，鸟雀不再鹁（音同千）菜叶，因为桑葚、草籽、青麦穗个顶个美味，它们都吃撑了。

再过几天，茼蒿也会开花。那金黄的花朵，朵朵向阳，像在放声歌唱，比凡·高的向日葵更抒情。

我的菜地里还有韭菜、菠菜、苋菜、人参菜等，都会开花。我又新栽了甜菜、山药，也会开花。过不了多久，这里将成为菜花的海洋。有人说，种花种草种清闲，我种蔬菜，种下的是热爱。

我在师专正在讲授安徒生的童话《小意达的花儿》。那些花儿唱歌、弹琴、欢笑、舞蹈，动人至极。我就想到我的菜地，菜花也是如此快乐。我在老年大学讲张籍诗歌中的植物，每天从抖音上下载相关视频，放给学员们看。他们由衷地喜爱植物，越来越喜欢。

我不在学校、菜地，就在家读书。最近购得几本文友新出的书，如《村庄令》《老浦口》《下一站不下》，我很想尽快把它们读完。《村庄令》里也有种菜的故事，读来极为亲切，像是与文友会面。有时，我会学习功夫扇、陈式太极拳。五四青年节那天，感觉自己就是个热情的青年，我难道也要开花？

立夏以后，万物皆长大。最后套用一段子，愿蔬菜们以及菜友、文友们，所遇皆美好，所行皆坦途，所愿皆实现！